

華莎·席列茲諾娃

初稿本

高爾基戲劇全集

9

費明君譯





高爾基戲劇全集：第九集

譯者

費明君

校者

高其翔

發行者

應非村

出版者

泥土社

上海深陽路一一五六弄一一號

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

華莎·席列茲諾娃

[母]

— 初稿本

人

物

華莎·彼得洛芙娜·席列茲諾娃

安娜

謝苗
——她底子女。

巴維爾

娜達莉亞——謝苗底妻子。

柳德米拉——巴維爾底妻子。

普羅霍爾·席列茲諾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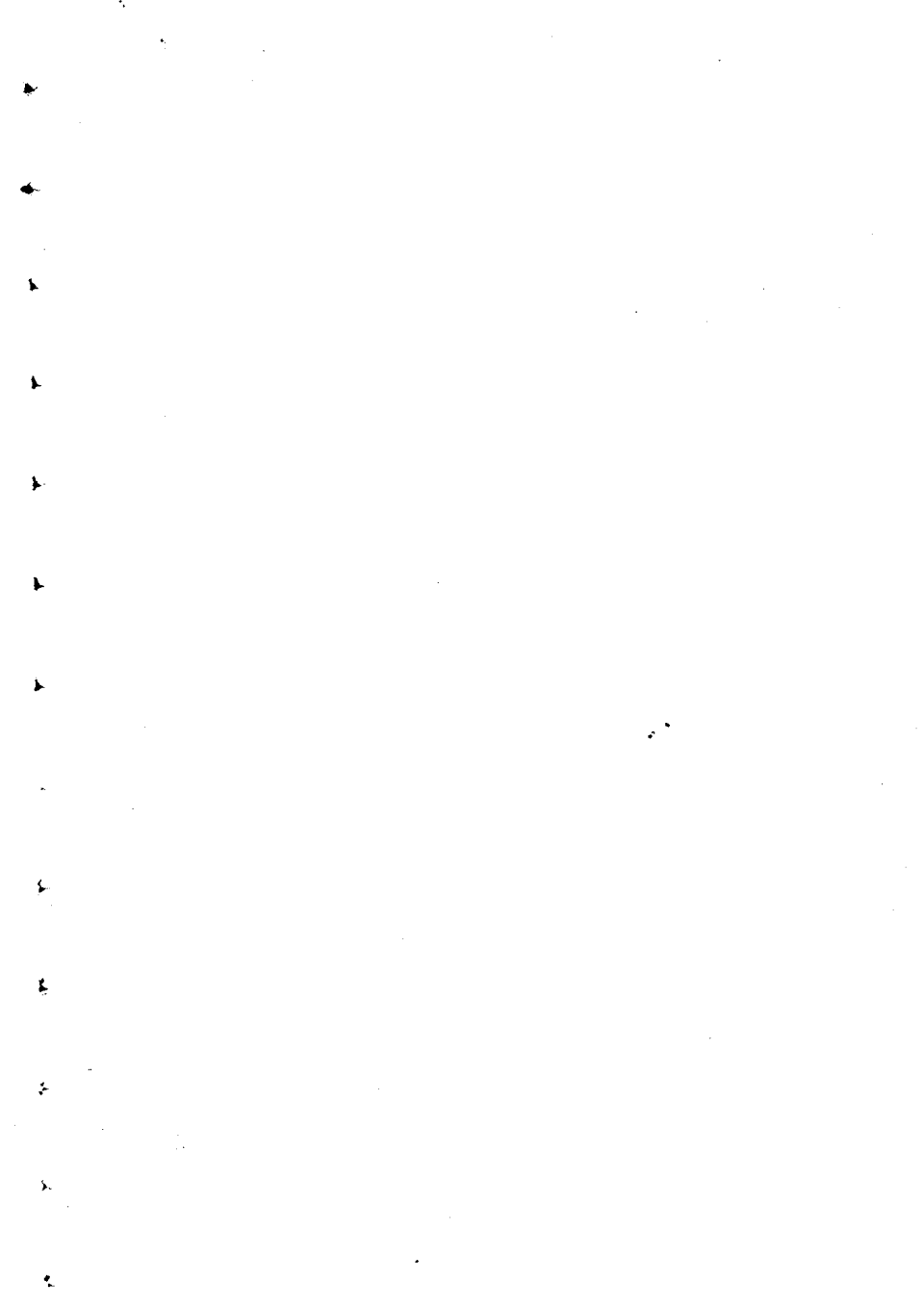
米哈伊洛·瓦西里耶夫——經理。

杜涅契卡——席列茲諾夫一家的遠親底女兒。

莉巴

阿妮霞
——女傭。

第一幕



杜涅契卡

(低聲地) 她回來了嗎？

① **Самовар** 俄國特有的銅質大壺，能用以煮茶而且保暖，或譯茶炊。正中自下至上有一圓筒，用以生炭火，構造有些像我國的火鍋，但它是壺形或是鼎形的。

冬季底一個早晨。很大的房間，是華莎·席列茲諾娃底寢室兼事務室。房間裏很擠。角落裏的屏風後面是臥床，左邊，一張散放着文件的桌子，用磁磚代替着紙鋪放在上面。桌子旁邊有一張很高的寫字檯，那對面的窗口下是長沙發。幾盞按上青色燈罩的油燈。右角是磁磚的橫爐，那旁邊是保險箱，通到禮拜室去的門。屏風上用圖釘釘住紙片，當有人經過它的旁邊——就飄動起來。後面的壁上，有一道通到餐室去的寬闊的門，可以望見桌子，上面掛着吊燭台。桌子上點着蠟燭。杜涅契卡正在準備喝茶的杯盆。莉巴把沸滾着的薩莫瓦爾①拿了進來。

莉巴 沒有。

杜涅契卡 現在究竟要弄到怎樣為止呢？

莉巴 我怎麼知道呀？（走進女主人底房間，迴視四周。）

華莎從禮拜室的門口進來，她戴正眼鏡，掠好披垂在太陽穴上的頭髮。望了
一下掛在桌子上邊的壁鐘。

華莎 你爲什麼遲了？看見沒有，已經七點十五分了？

莉巴 天亮的時候，扎哈爾·伊凡諾維契又壞起來了。

華莎 （走近桌子）沒有電報嗎？

莉巴 沒有。

華莎 大家都起來了嗎？

莉巴 巴維爾·扎哈洛伊契還沒有睡……

華莎 有什麼不舒服嗎？

莉巴 柳德米拉·米哈伊洛夫娜昨兒晚上沒有回來。

華莎 (低壓的) 留神一點，奧林披亞達！……我要給你……看……

莉巴 (驚恐地) 怎麼了？

華莎 因為你把我喜歡的事情……說得很有興味……

莉巴 華莎·彼得洛夫娜！可是我……

華莎 去罷，叫大家來喝茶。杜妮亞，把我底杯子拿到這兒來罷。奧林披亞達，慢着！柳德米拉如果還在睡覺，就別去喊她——明白了沒有？她是在父親家裏過夜的。把他喊到這兒來……

杜妮亞 (把茶端了過來) 您早，華蘇式卡……

華莎 早！

杜妮亞 華松妮卡，扎哈魯西卡很不舒服……

華莎 他什麼都沒有說嗎？

杜妮亞 能說什麼！祇是眨着眼睛。

華莎 你過去聽一下罷，他們說了柳德米拉一些什麼事情。那以後，你去喝茶就是了。

杜妮亞出去。華莎把手放在桌子上，蹙起眉頭，把眼鏡推到額角上面，顫動着嘴唇。

米哈伊爾（進來）早安……

華莎 你底女兒呢？你這做父親的……

米哈伊爾 無論如何沒有辦法……這是超過我力量所能做的……

華莎 可不把我底孩子毀了……

米哈伊爾 她還不是一樣。

華莎 讓人家以爲她、確實是在你家裏過夜的罷……

米哈伊爾 我知道。

華莎 假如一把抓住她底頭髮……（笑着）這也辦不到嗎？

米哈伊爾（嘆着氣）辦不到。她有什麼罪呢？她不是不願意的嗎……你也明白，沒有辦法。

華莎（和善地）噯……淘氣的東西！扎哈爾怎樣了？

米哈伊爾 壞了……

華莎 (靜靜地) 不可能在這囑上簽字了嗎？

米哈伊爾 不可能。我得……

華莎 神父——已經答應了。

米哈伊爾 要五百盧布。

華莎 好叻，隨便怎麼樣都由他去得了。其餘的事呢？

米哈伊爾 一切都已經妥當了。

華莎 (嘆了一口氣) 這樣一來，固然一切都妥當了，可是我們要想一想，孩子的事

情，又是怎麼樣呢……

米哈伊爾 這是必然的事情！也許會變成很悲慘的……

華莎 (憂愁地) 安撫不來了，不會來的！電報也沒有來……杜妮亞，倒茶給我。誰

來了？

巴維爾 (在餐室裏) 是我。

華莎 你爲什麼要躲躲閃閃的？對媽媽打個招呼不很好嗎……

巴維爾

（進來）對不起，早安！岳父……啊啊！令媛到什麼地方去啦？

米哈伊爾

（很不高興地）這一件事情，我正想要問你呢——教會和法律，把她交給

了你……問一問你自己罷……

華莎

請走罷，米哈伊爾·瓦西里埃維契……

巴維爾

（對着岳父底背影）問我自己？啊啊！……真是這樣嘛！（飛跑到母親那邊）媽

媽——我真不好意思，我受不住了……請您想個什麼辦法罷，媽媽不是愛我的

嗎……媽媽！

華莎

够了，够了……等着罷……

巴維爾

等什麼呀？我沒有力量。

華莎

她不配做你底妻子——我不是已經那樣說過了的！遠不如娶了一個安靜的姑

娘……

巴維爾

娶一個廢物嗎？我自己已經是一個殘廢的人——再娶廢物來當妻子嗎？娶

一個歪身子的？還是娶一個跛腿的？

華莎

（吹熄蠟燭）別再說了！……到現在還哭着、嚙着，會給人家笑的……別再

說了！

巴維爾 天哪！席列茲諾夫底妻子——是個放蕩的女人！媽媽，您聽了難道會不苦痛……難道好意思的？

華莎 我已經對你說過，別再說了！好啦！去喝茶罷……（走到餐室裏去）為什麼不把蠟燭吹熄呢，寺院裏的老鴉？

巴維爾 媽媽，給我一點錢罷，我，要到城裏去……我在這兒可歇不下去了……不行……

華莎 爸爸正快要臨終的時候，你倒要到城裏去？還有什麼想出來的？聰明人……
巴維爾 那麼，您叫我怎麼好呀？

巴維爾跑到長沙發那邊去，哭了。餐室裏——娜達莉亞走到婆婆旁邊，在她手上接吻。

華莎 睡過了嗎？

娜達莉亞 我，在爸爸的旁邊，一直陪到三點鐘呢。（側起了耳朵傾聽，吃驚地。）誰

在哭？

華莎 巴維爾——你不害羞嘛！神經質！……

娜達莉亞 （到書房裏去）你怎麼啦！杜涅霞，給我一點水！

華莎 啊啊！上帝！（杜妮亞對她疑惑地望着）不是對你說了嘛！拿水給她……唉，

巴維爾我真想把你藏到什麼地方去呢……

巴維爾 唔，我知道……並不是替我害羞吧？您是因為我而害羞的……娜達霞，你

別看着我……別管我……我什麼都不要……

娜達莉亞 到房間裏去罷……

巴維爾 到那兒——我底房間？

娜達莉亞 你是一個男子漢，哭是不好的。

巴維爾 別管我……你在替我難過……我是一個跛腿……而我底老婆，又是個放蕩

的女人……

米哈伊爾 （走進餐室裏面，用不高興的眼光看住女婿，捻弄自己底鬍鬚。）

華莎 怎麼啦？

哈伊米爾 （走到她底房間裏去）請到這兒來。

華莎 噯？杜妮亞，你走開！

米哈伊爾 柳德米拉是和叔叔一起走的……

華莎 （扶住牆壁）和普羅西卡一起？上那兒去的？

米哈伊爾 到鄉下農場的房子去的……

華莎 啊……真是……我還以為是很遠的地方呢！你不是叫人駭了一跳嗎……巴維爾知道嗎？

米哈伊爾 他會知道的……我病了……我在害怕……女兒呢，毀了……用盡一生精力的事業，也快要毀了……

華莎 （生氣地）你用不着嘆氣……我不是這樣地過着，沒有嘆氣嗎……

米哈伊爾 我沒有希望，他還……

華莎 （想像着）那麼，一定是普羅霍爾……

米哈伊爾 他是大家的敵人！

華莎 聽我說，你別說廢話了罷！我們底事業，也就快要毀了……。那末——撫着